博客丛林

易中天与单田芳的区别在哪儿

王立群

我非常喜欢听单田芳的评书，在那个没有电视机的时代，收听单田芳先生的评书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最大的人生享受。直到今天我还深深地敬仰着这位全国闻名的优秀演员。

易中天先生是我到《百家讲坛》之后才认识的。易先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他的学术著作曾经得到过教育部的奖励。我也是一位大学教师，深知得到这样一种奖励是何等不易！更何况易先生得奖的那个年代，评奖主要是看学术贡献啊！

学者与演员不能进行横向比较，因为他们不在一个逻辑层面上！但是，有人连这么一个起码的常识都不尊重，非要把不在一个逻辑层面上的两个人进行横向比较！新浪博客上发表了《易中天单田芳没本质区别》一文，我认为二者是有区别的，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单田芳是演员，易中天是学者。

同样讲三国，学者与演员的区别就在于学者有丰厚的学术修养，因此，他的讲解有着学术品味。看看《品三国(下)》最后易先生对三国时代的总体分析，尊重事实的读者还看不出一个学者的学养吗？

《百家讲坛》是中央电视台一个非常注重制度建设的品牌栏目。《百家讲坛》的制度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主讲人制，二是准入制。前者讲的是该栏目是以主讲人的个人讲解为主，后者讲的是所有进入该栏目的主讲人都有一个资格审查。正如《百家讲坛》一再重申的选择主讲人的标准：学养，口才，亲和力。第一条就是学养，学术修养，这一条是雷打不动的，是一条不能逾越的底线！

因此，单先生与易先生各自有着属于自己的舞台，有着各自发挥自己专长的平台.

我希望网友们不要再拿这说事，因为，这对两位优秀人才都是一种伤害！

郑州地理

“侯寨”村名的由来

郭增磊

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年)，郭武功（唐代名将郭子仪的后人）携妻、子、侄等18人从山西洪洞县出发迁往河南，最终在郑州城西南的中解保杨柳村（今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台郭村）定居。许多年后，郭武功后代的数量激增，人多地少的矛盾日渐突出。于是，郭武功的部分后代开始迁出杨柳村，其中第七世孙郭金城向东迁往贾鲁河东岸的一块高地上居住。

清朝中期，郭金城的子孙们经过多代的生息繁衍，贾鲁河东岸的这块高地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小村庄。为了防止土匪的袭扰，村民们便在村里修筑了土质寨墙。因人力、物力、财力有限，寨墙的厚度、高度以及人员的防守都有缺口，防御效果不理想。后来，村民们在村子南边找了一块南、西、北三面都环绕着深沟（深度有20米左右）的台地，就在没有沟的东面修建了高大的寨墙和寨门，使这里成了一座新寨。为了区分两个寨子，村民们就把位于村庄南面的新寨叫“前寨”，把村北的寨子叫“后寨”。

“前寨”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形，能够很好地抵御土匪的进攻，但面积很小，并且地势高，无法在寨内打井取水，长期定居很是不便。因此，平时只有几户人家在此居住，多数村民仅在遇到匪患、兵祸时才到此暂时躲避一时。

“后寨”周围多是较为平坦的开阔地，并且紧靠大路，交通便利，最终这里发展成了一个大村子，村名便沿用“后寨”的名称。多年后，村民们为了纪念曾经被“封侯”的先祖郭子仪（曾任兵部尚书、兵马副元帅等，后被唐肃宗李亨加封为代国公、汾阳王等），就把村名“后寨”根据谐音改称为“侯寨”。从此“侯寨”村名被长期沿用。解放后，侯寨村为侯寨乡（公社）政府驻地，直到现在。

三国志

矫健

绣球花 李咏森

随笔

一栋民宅离奇的性价比

徐铁人

前年(确切地说是2005年)，正盘算买房的时候听到消息说位于崇文门的新世界新怡家园马上要开盘了，便在第一时间来到了售楼处。到了那里，一个姓藏的售楼小姐(光荣榜上她是销售季军)接待了我。她告诉我马上开盘的是小区最靠马路的那栋楼--更确切地说是那栋楼里十几套户型过大和位置最差的房子(开盘)。从平面图上可以看到，这十几套房子要么是视野不大好的，要么是户型不大好的，要么就位于二层--楼下便是喧闹的底商。我告诉藏姑娘希望买个楼层好些的，最理想的是后面那座楼--后面的楼比较安静。藏姑娘面无表情地告诉我，楼层好的和后面的(楼)这次都不开(盘)，具体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更不知道以什么价格开，但开的时候肯定要涨价(当时还不知道有捂盘这个新词儿呢，现在当然明白这就是传说中的"捂盘")，要买就尽快买。我琢磨了一下还是交了五万元"大订"--当时叫做内部认购，定下了二层最靠外面的一套160米的房子，单价是7980元每平米，这个价格在北京二环路以内应该不算太贵吧。

交了大订以后，我被告之还有三个月才正式开盘，开盘之前大订是可以退掉的。后来我因为实在不大喜欢二层临街的房子，就到售楼处把大订退掉了，准备多花些钱买套更理想的。没乘想，从此以后我便与新世界无缘了。

先是我无意间发现那里又开过一次盘了--没有通知我，偶然经过的时候才知道又开了一次盘，而且拿出来的房子都卖没了，据说基本都卖给了关系户和头头脑脑的人，无奈之下只得耐心等待着二期的开盘。没想到二期我也没买成--比一期涨了近一万块，我心理上已经无法接受那个价钱了。再后来价格变得越发的离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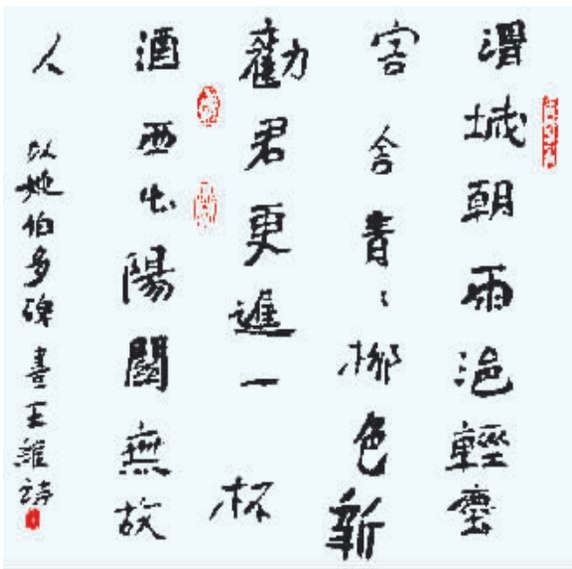
最有意思的是前天路过我退掉的那栋楼，下意识地抬头一看，二楼窗户上(我退的那套房)帖着售楼启示，上面写着:160平米，南北通透，450万，中介免谈。好家伙，我当初要是买的话价格也就是一百二十几万，刚刚两年，房子已经涨到了三倍半!

我心算了一下，450万人民币至少相当于150辆最便宜的国产汽车;或者相当于近两万辆普通的自行车;相当于近万台21寸彩电; 相当于三百万斤大米--够全中国所有的士兵一天的口粮;相当于某些农村地区(很多农村地区的农民一家三四口全年收入还不到五千元)900户人家近3000人全年的收入!或者相当于中小城市一个人450年的收入--即使按照北京的人均收入来算，也要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两百多年的收入! 仅仅是一栋普通住宅，仅仅是位置稍微好点的一套房子而已，却具有如此之高的性价比，听起来真有些离谱了。

要说离谱其实还有更加离谱的呢。深圳南山一带一套普通的房子仅仅因为能够看到大海，就动辄四五万甚至六七万一平米，如果是160平米的房子最高则要卖到一千万元;上海黄浦江边的江景住宅有的则要卖到近十万一平米，160平米的房子价值一千几百万--依我看如果有那么多钱的话真不如移民到其他地区，只花个零头就可以买到环境舒适景色优美的房子，省下一大笔钞票什么都不做也可以好好地活一辈子了，何苦硬要住在那里，还要负担沉重的物业费停车费，此外还要挣钱过生活。

中国人大都不愿意"背井离乡"，不象美国人，一辈子要换好几个地方居住，小时候住在加利福尼亚，老了住在佛罗里达。其实咱们真不如学习一下美国人的习惯，卖掉高价的房子到房价低的地方去生活，还能够多一种人生阅历和异域的生活体会。那样的话，除了能用卖掉高价房子得来的钱买到相同质量的房子以外还可以得到一笔不菲的收入哩。十几年前深圳房价还很低的时候就有许多香港的退休老人卖掉价值不菲的蜗居，在深圳购买了"豪宅"居住，剩下的钱还可以用来安心养老。我看用不了多久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就会有许多人响应任志强先生的建议移民到大西北或偏远山区，到那里去过幸福的生活了，当然前提是西北的房价别再步东部的后尘--可问题是西北的房价恰恰也已经吹响了狂涨的号角。。。

听说非洲地区的房价还没有涨起来，强烈希望身在非洲的同胞能及时通报一下那里的房地产信息，有缘分的话咱们再在安哥拉或者埃塞俄比亚做邻居吧。如果想要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就搬到南非或肯尼亚，或许，不经意间就可以在家里的阳台上亲眼见到狮子猎食角马的场景，幸运的话还可以亲自喂一喂前来觅食的野生长颈鹿呢。。。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黄木 书

新书架

《我与曾山》

孙永强

曾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在党内传为佳话。他是新中国第一任内务部部长，曾任中央财经委副主任兼商业部长、交通工作部部长等。1972年4月逝世时，毛泽东曾赠送花圈，周恩来、朱德等参加追悼会，叶剑英致悼词，高度评价曾山对革命事业的巨大贡献。

《我与曾山》一书的作者为曾山夫人、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27名女红军战士之一的邓六金。1995年12月，在曾山诞辰一百周年时，邓六金不顾88岁高龄，口述回忆曾山的一生，经录音纪录，整理成文。

这部图文并茂的人物传记，有生动而详细的情节，显示了主人公革命者的凛然正气和情操。比如，曾山在和战友突围的生死关头，互道珍重，将一面绣有“艰苦奋斗”4个字的红旗裁开各半，约定会师时再缝起来以作纪念；他在敌人到处张贴“缉拿曾山者，赏洋8万元”的布告时，化装成一介农夫，日夜兼程数百里，只身找到党组织；他满门忠烈，其父其兄其弟都为革命捐躯；他处高位而不骄，体现了崇高的道德情操。当三个孩子在外地工作时，每个月都给孩子们写一封信，告诫他们要认真学习工作，顺利时不骄傲，困难时不灰心……这些内容读者自会有所感悟和回味。

作者邓六金也是一位功勋卓著的老一辈革命家，曾创办了华东保育院，先后抚养和培育了近千名革命后代，其中不乏国家栋梁人才。

新华出版社出版

博古斋

话说关帝庙

华 说

若问中国什么样的庙宇最多?这恐怕要数关帝庙了。清代北京城内外就有关帝庙200多座。全国的关帝庙不下几万座,远远超过了孔子的文庙。

关公,姓关,名羽,字云长。其生前最大军衔不过是“前将军”,最高的爵位也不过是“汉寿亭侯”。虽说是他曾“青龙偃月,神鬼皆愁,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古城外斩蔡阳。”但是,千里走单骑,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处的悲境。一个战功显赫的蜀国大将,从魏晋到隋唐,关公在民间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然而,到了宋代,宋徽宗封他为“义勇武安王”。明代封他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大帝”。从此,关公成了国家祭祀的最高神祇。到了民国,他已经成为统管儒道释三教,人鬼神三界的关圣大帝了。

有人认为“民间相信关帝具有司命禄、佑科举、治病除灾、驱邪避灾、巡察冥司,乃至招财进宝、庇护商贾等多种法力。”因此,关圣帝君成了民间的各行各业、妇孺长幼顶礼膜拜的对象。历代统治者将“忠孝节义”美化于关公,以此来“教化”人民,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这就是武庙遍天下的原因所在。

关公,生于山西运城解州镇常平村。早在隋代,这里就修起了关帝庙,历代帝王都曾在这里进行了扩建或重建。解州的关帝庙占地30余亩,规模极其壮观,有一整套宫殿式的建筑群。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立有石磐沟关羽祖茔的《祀田碑记》;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立有《前将军关壮穆侯祖墓碑铭》:清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编修了《关帝志》。

世人把关公称之为“武圣人”,与“文圣人”孔子相提并论。故此,在关公的画像中,总能见到他手里握有一本也子所著的儒家经典著作《春秋》。

据史料记载,关公所用的兵器并不是青龙偃月大刀,而是一把利剑。元代的大戏剧家、关公的老乡关汉卿创作了《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从此,关公才握起了青龙偃月刀。

在民间关公庙里,我们总能见到关公、关平及周仓的三人塑像。据有人考证,查遍史书,未见周仓的立传。看来,周仓完全有可能是虚构出来的人物。

14、

醒来的第一眼看到的却是温晓璐，她双手托腮愁眉苦脸地看着我，埋怨自己不好，不应该在酒吧约会。

约会？她将我们这种见面定义为约会？那就是说她认定我在追求她，而她却有鼓励之意。我不敢接口连打带消将话题岔开。

输液结束后温晓璐说我送你回去，如果不舒服就请两天假。没关系，我说，轻伤不下火线。

车子到公寓楼下后坚决拒绝她扶我上楼的建议，我说男子汉这丈夫这点伤挺得住，只要睡一觉明天能跑万里马拉松。

她只得说那你小心点，保持联系。

嗯，我应了一声慢慢挪动身体下了车。

“等一下。”她突然叫道，打开车门转到我面前，月光下她的眼睛格外妩媚动人，秀丽的脸庞折射出淡淡的光晕。她看了我好久，道，“闭上眼睛。”

刚依言闭上双眼，一阵馨香扑面而来，紧接着一个柔软的嘴唇印上我的额头。

“岳宁，”她低低地说，“你是一个好人。”

睁开眼时她已转身上车，在车里又冲我微笑一下，摆摆手，发动车子疾驰而去。

第二个吻，我摸着额头暗忖道，为什么每次都是女孩子主动而我总反应不过来？难道这就是好人与坏人的区别？

好绵软好温柔的吻啊，仿佛一股清泉缓缓沁入我的心田。回味起来与第一个吻有很大的区别，安妮的嘴唇滚烫吻得火热而悠长，而温晓璐的唇清冷冰凉，吻得含蓄而有分寸。

正如两人的性格，一个似火，一个如冰。

第二天上午到西北的一行人回来后，下午约翰就到明罗公司召集员工，宣布安妮调到总部行政部做经理，我则过去做行政助理，并说稽查部立即介入离任审计和监督交接，两天之内要全部到位。

负责审计的又是公鸡，嘴上说走一下形式，真正检查起来却有板有眼毫不含糊，进行到夜里近十二点钟时，安妮呵欠连天，歉意说在西北几天太劳累，对不起先走一步。她走后没多久方姐也坐不住了，替我和公鸡叫了两份外卖，然后溜到值班室睡觉。我知道公鸡有酒瘾，平时在家一天两顿酒，特意到附近超市买瓶白酒倒在茶杯里一人一半对饮。

话题照例从女人谈起，说着说着扯到集团高层领导。

我小心翼翼道：“为什么李斯特让大家害怕？”

他的脸色一凝，慢吞吞说：“你我脾气相近，接触机会虽少但很谈得来。你的气质和谈吐很像我以前一个要好的朋友，他也曾在总部工作过，后来失踪了。”

我一个激灵，想起秦首长说过去年有个潜伏的同志与组织失去联系，下落不明，连忙追问：“什么原因失踪？”

他慢斯条理摇摇头：“没有预兆，好像一夜之间蒸发掉一样，两个月后总部领导层大换血，总经理助理调到巴西，财务总监调到非洲，行政部经理调到马来西亚，只有李斯特屹然不动，传闻……唉，吃菜。”

“传闻什么？”我急不可耐。

“你特别关心这件事，为什么？”他似醉非醉地问。

“好奇。”我装作坦然的样子。

“好奇心会害死人的，”他喃喃道，“马骏就是太好奇而惹恼了李斯特……”

“他的失踪与李斯特有关？”我紧紧抓住他的手臂。

他目光定定地看着我，轻轻推开我的手：“小心，祸从口出！”

我的拳头藏在桌下捏得紧紧的好像要挤出水来：“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好奇心害死人什么意思？”

公鸡摆摆手喝掉杯中酒，端起饭盒道：“菜都凉了，赶紧吃点饭压压酒，还有一大堆活儿没干呢。”

15、

安妮就任部门经理的第三天就又和约翰等一行人去了西北，李斯特要求他们“最好带合同回来”。

偶尔在办公室遇到温晓璐，还像往昔一样淡淡的，话语不多，发短讯过去难得回几个字，晚上约她出来也推说没空。是知道我和安妮之间的默契，还是上次那个吻出了问题？我疑神疑鬼百思不得其解。可没过两天她竟然主动打电话约我出去吃饭，席间神情更见柔婉并不时露出甜美的笑容，与白天表现判若两人。更让我受宠若惊的是有一次看电影时她居然挽着我的臂微微将头靠上去，与其他情侣别无二致。

13

连 载

其实卖花生和毛豆，子惠一个人就忙过来了，袁方去夜市就是给子惠做个伴儿，帮她瞅着城管人员，遇到城管人员突袭，两个人各司其责，袁方推三轮车，子惠收拾地上的板凳和桌子，分头逃散。做惯了大生意的袁方，最初不太适应这种游击战，但紧紧张张跟着人逃散了几次，也就习惯了，而且还为自己迅速的撤离动作感到满意，经常把自己判断“敌情”的经验传授给子惠。

袁方给子惠传授再多的经验也没用，子惠逃散的时候，总舍不得丢弃那点家当。有一次城管来了，有一个小伙子刚好要付给子惠两盘煮花生的钱，要是逃走，这钱就没了，因此她不顾袁方的喊叫，拦住小伙子不让他走。等到她把钱收进了腰包，城管的几个人就包围上来了。

她被俘虏了。城管缴获了她的三轮车，还有没卖完的煮花生和毛豆。城管二话不说，抓起三轮车就要朝他们的拖斗车上扔，子惠就急忙喊叫袁方，同时扑上去抱住三轮车。她的力气很大，整个身子吊在三轮车上，三个城管人员怎么也甩不掉她。这时候，已经跑出很远的袁方只好回来搭救她。袁方边跑边喊，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他跑到子惠面前，伸手抓住了三轮车的车把子了。

一个城管人员上前推了袁方一个趔趄，瞪眼喊道，你说干什么？干这个！

刚才袁方因为焦急，态度有些生硬，现在面对着执法如山的城管，他就不能耍横了。他说，哎几位，给个面子，放了我们这一次。

城管说，谁给我面子？

袁方说，我们刚出来，你看，盆里的毛豆没卖多少的。

城管说，你的意思，我再让你卖一会儿？

袁方耐着性子说，不是这意思，我是说给个面子，别把三轮车弄走了。

城管说，你哪来的面子？你的脸比别人的宽几尺？

袁方听了这话，叹了一口气松开手，同时对子惠说，算了，你放开手，让他们拉走吧，一个破三轮没几个钱的。

子惠却仍不松手。子惠说，你说得容易，一百多块钱呢，你不是有个朋友负责城管吗？你赶快给他打电话。

袁方这才想起自己确实有个朋友，在市政府城建办当领导，就是负责城管这一摊的。但为一辆三轮车给朋友打电话，他实在拉不下面子。袁方就对子惠说，打什么电话，一辆三轮车还不够一个电话钱，算了！子惠就急了，冲袁方喊叫起来，说你装什么大萝卜呀，都混到出来卖毛豆的份儿了，还拉不下面子！袁方的声音也高起来，说就是因为卖毛豆，我才不能打这个电话。

子惠一愣，松手放开三轮车，看着袁方说，好好，你就是不想打这个电话是吧？

袁方看着子惠瞪圆了眼睛，心虚了。他说，我不是不想打，打了管用吗？

你没打怎么能知道不管用？三轮车拉走了，明天晚上咱们怎么来卖毛豆？

城管听了子惠的话，就奋力把三轮车丢进拖车斗内，说，你还想着来卖毛豆！

袁方不能再犹豫了，他拨通了朋友的电话，说自己和妻子在夜市摆小摊，被城管抓了，能不能跟他们说一声，别扣三轮车。朋友对于袁方公司的事情，已经知道了，但却没想到袁方能混到去夜市摆小摊的地步，自然很吃惊。但朋友反应很快，他立即表达了对袁方的关心，然后说，你把手机交给城管的人。袁方就举着手机，对面前的一位城管说，劳驾兄弟接个电话。

城管的人瞪了他一眼，说，我凭什么接你的电话？我不接。

这时候，有一位城管头目从车上走下来，伸手接过了袁方的手机。袁方和子惠的目光就一起盯住城管头目的脸色，仔细观察。袁方听不到朋友在说什么，但他看到城管头目的脸色温和起来，而且不停地点头，嘴里说，明白了，明白了。

城管头目把手机递给袁方的时候，有意识地仔细打量了袁方和子惠几眼，然后对身边几个人说，把三轮车卸下来！

几个城管人员有些不满地把刚刚抬进车斗里的三轮车搬下来，城管头目对袁方说，还有什么东西袁老板？听到叫他袁老板，袁方有些不自然了。子惠就抢先说了，说有一盆煮花生、一盆毛豆、一个长板凳、两个小板凳，还有一块三合板。

11